



散文第二名

黃雅歆

53 5 21 生

台灣彰化人

台大中文研究所畢業

現職／

德明商專專任講師

榮獲／

台大文學獎

第6屆梁實秋散文獎佳作

作品名稱／

錯過

錯 過

散文組第二名 黃雅歆

曾有兩度旅行到了山城箱根，但卻始終錯過了一遊彫刻之森國家公園的時機。

一次是因為箱根的雪，一次則是為了楓葉。

所以我開始收集木刻娃娃，不多，大約赴日一行便有一只，做為旅行的一種印記。至於對木刻的興趣，也許是因於原木背後的那個原始綠世界，讓人有著莫名的渴望吧。

然而，怎麼總是與彫刻之森錯身而過呢？

其實，與其說是為了雪、或者楓葉等等具體的因素，不如說是因為自己迷戀著梭行列車在山林蜿蜒的滋味吧。利用電纜往上拉拔的梭行車廂，少了嘈雜的引擎動力，使它免於扮演山林怪獸的命運，但也因此顯得步履蹣跚。可是，蹣跚得正好啊，如搖籃一般，讓我攀住窗口在綠浪裡搖擺，冰鎮的山氣混著青草的鮮味，輕巧地竄入我的頸項。越往上走，不論是冬天的積雪，或是秋季裡層次分明的楓紅，都叫人故意忘記時間。

所以不捨得下車。

所以總是錯過公園開放的時限。

錯過了，不免遺憾，並且加上更多的想像與期待。可是，在旅途之中，卻往往有著許多不由自主似的，錯過的事總是上演。

譬如今年冬天在札幌雪祭，心裡始終懸念著要去捕捉入夜後以七彩霓虹上了妝的雪雕丰姿，卻是匆匆到達才知熄燈

時限已到，槍拍不及，啪一聲，會場的聲色俱息，我頓時呆立，像是眼睜睜看著一部好片下檔。又譬如今年的魯汶音樂節。

當然，比利時的魯汶音樂節是年年的尋常往例，不因今年有什麼特殊，不同的只是，今年夏天我正好會在巴黎，並且有前往魯汶的打算。因此一開始計畫行程，朋友便再三叮嚀我切勿錯過這場盛會，她像個盡職的女主人，熱切的盼望遠客沒淫在自家最熱鬧的場面中。而辜負她的盼望只不過是因為我在巴黎已經累壞了而已，雖然千里迢迢越洋而來，卻甘心就此錯過。後來對於魯汶的印象，始終只是樸素的容止，一直無法勾勒出那個狂歡又不失儀的節慶。

許多時候，總想著自己在旅途中錯過的風景，以及在人生中錯過的種種，彷彿都算是身不由己，又彷彿都是自己假裝不經心的故意而為。好比在狹路上遇見多年舊識，遲疑著該不該招呼，一蹉跎二蹉跎，兩人便擦身而過，將原本可能出現的激情簡化成一個單調的場景，然後「錯過了」，就是最有利的理由，接著便咀嚼著無窮無止的悔恨。

忽然覺得因為錯過而造成的遺憾是多麼不值得同情。因為除了天災人禍，人其實沒有什麼真正不可抗拒的理由。可是我卻依然讓錯過的情節在生活中不斷的出現，特別是旅途。

我想那是因為來自心底聲音在質問著我：誰說趕上了一定比錯過好呢？也許錯過之所以被蒙上悲戚的美感，是因為人們永遠無法得知另一個結局的真相吧。尤其是在未知的旅途中，也許錯過的一切是本該錯過的，趕上的盛會卻反而教人寧可錯過。

就像那年我從加州興高采烈的飛抵華盛頓，來不及整頓僕僕衣冠，朋友便說我來得正好，可以趕上明天在紐約舉行的小型校友會。校友會？我充滿興味的想像著，當時尚在校攻讀學位的我，還算不上是「校友」；即使是已畢業，也與留學生校友會無關。而旅行中的插曲正是如此的教人無從防備，但有時驚喜就在這措手不及間。所以隨著朋友興沖沖的準備心情，我也愉悅的預備迎接這差點就失之交臂的聚會。

豈知就因此陷入一場「旅美華人」的魔障之中。有時，知識份子過分意識了自己是個知識份子之後，便散發出一种令人不悅的氣質，在國內是這樣，在國外更形嚴重；因為不在自己的國家，便又加上了一種突梯荒謬。可是陷入魔障的人是不會知道的。

我感到坐立難安。如果錯過了這樣的聚會多好呢？那場面實在不適合一個旅行者閒散的表情。這湊巧趕上的盛會，像在自然的水洞天籟中錯放了幾個拔尖的高音，讓人毛骨悚然。然後我對紐約所有的印象就停留在那些過多的口舌，以及小布爾喬亞的姿態裡，「大蘋果」的豐富在我的記憶中竟只落得個虛名而已。

我於是覺得，因為錯過什麼而抱憾不已，或者因為趕赴了什麼而欣喜若狂，都只是人們一廂情願的二分法罷了。那麼，對於錯過二字，就能有不同以往的釋然，與如釋重負般的輕鬆。錯過是不得已，但錯過就只是錯過了，無須加諸額外的想像。至於要不要補救，似乎也無須刻意強求，因為我知道，錯過的本身未嘗沒有美景。

在箱根的時候，總是因為貪戀藏身入山的自在而忘卻時間，不僅每每無法如願的走進彫刻之森，甚至連下山趕赴回

域的班車都險險不及。有次就真正錯過了原班列車，在等待下班次的空檔，我只能無所事事的在站前的箱根市街閒蕩。冬季的夜往往在瞬時之間就來臨了，彷彿眨一次眼，夜色便多一分，路燈便亮一回；而就在這眨眼之際，我看見這白日素樸的市街，魔術般地逐漸變成雍容的貴婦。站前整排的各式溫泉旅館，不論日式的靜謐、歐式的堂皇、經濟型的簡單，都渲染著溫柔的光，安慰著來到山城的疲憊身心；兩旁店家則紛紛熄燈打烊，整條街道是如此的安詳。被眼前景致惑住的我，到这才恍然體會了溫泉鄉的魔力。

而你問我這時刻為什麼會站在這裡，我說是因為錯過了時間。究竟是錯過了什麼呢？我卻無法回答。

終於搭上列車時，街上行人已稀，有溫泉旅館的燈火陪著我，內心全然沒有不安。車上有一大片的明亮玻璃窗，一發動，玻璃載著窗外景物立刻往前奔馳。而景物終究是留不住的，溫泉鄉的暈黃彩燈在窗上先是喇地幻化成數條彩色光束，後來就被遺留在夜色裡。我看著看著，像是與溫泉鄉有了某種的盟誓，莫名的升起了一種痴心般的感動。

返回東京，早已錯過了晚餐時間，只有昂地下街去胡亂覓食。躊躇間，忽然發現了東京難得一見的關西鐵板燒。關西人一向以日本正統美食睥睨著東京人，而這混雜著蛋、肉、蔬菜層層夾疊而成的美味鐵板燒，正是關西地區的驕傲之一。我在店內團團吞棗著，覺得這一天真是幸福極了。

如果能不陷泥在錯失的悵惘中，就能發現一些額外的人間風景。而這是年少輕狂時的自己曾無法體會的，總覺得有些事是非要怎麼樣不可，將身心弄得精疲力竭；也總以為錯過了什麼人就一輩子再也尋不得了，讓自己成日的悵然若失。如今回頭，我只把全部的大悲大喜換成了一個微笑。

我因此容許錯過的情節在生命中存在著，並非爲了縱容自己漫不經心的去回應人生，只是讓心靈的眼學習多開一扇窗，可以在俗成的情緒裡尋找自由。

那天，有人從箱根雕刻之森公園回來，厚厚的一疊相片在我手中。具體的圖像就在眼前，我久久看著，竟有著熟悉中的陌生，它似乎不是它應該有的樣子。而所謂「應該」，正是因我的再三錯過之下，去描繪的美好模樣。

我不禁失笑了。

在旅途中，有時我卻寧可有這樣的錯過。大概是因爲等待著未知的悲喜，因而豐富了原本無法加諸想像的既定旅程吧。